

普格大叔的“牛王”梦

□盛红

我们离开普格的那天，来了一位特别嘉宾。

这位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大叔原是普格县斗牛界的准冠军种子选手，是一位有故事的人，是当地将火把节与斗牛相结合的示范典型。大叔名叫安之阿各，今年68岁。大家一路跟随大叔来到训牛场，当他看似漫不经心却掩饰不住有些小得意地牵出他的宝贝——一头体格健壮的花斑公牛时，所有人的眼睛齐刷刷地亮了。

作为火把节的传统保留项目，斗牛比赛是火把节最吸引观众的一大赛事。安之阿各的训牛场在一个小山坡下，周围是开满白色小花的一片松软草地，使得训牛场多了几分柔软与小清新。安之阿各家是斗牛世家，如今斗牛是安之阿各这辈子唯一的爱好，获得斗牛冠军是他最大的梦想和追求。

2021年刚过完年，安之阿各就带着多年积蓄，怀揣梦想出远门了。他此番只身前往云南斗牛之乡寻甸，要去寻觅心目中的“牛王”种子。在云南石林、寻甸、丘北等地的火把节期间，斗牛比赛如火如荼，声名远播，还有“牛王”争霸赛，吸引着云贵川等地大大小小的“牛王”纷纷应战，高手云集。如能拿个西南“牛王”当当，盟主地位起码可以稳坐一年。安之阿各正是奔着这份荣誉而去，他不仅要拿普格的冠军，还要争

取拿下西南“牛王”的桂冠。

在寻甸的那几天，安之阿各看了不下七八十头牛，始终没有下手。他不急不忙，不慌不乱，他在等。等什么？他也说不清楚。直到有一天，与我们看到的那头牛相遇，他一下子断定，终于等到了。

他果断掏出9.9万元，将心仪的新伙伴领回普格县洛博村安家落户，并给这头牛取名咕噜夫一。

家里当然不止这一头牛，还有二三梯队的牛。除了拿冠军，他还有更大的梦想。咕噜夫一的加入，从此让他的生活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。“这是西门塔尔品种，本地没有。你看它，虽然才3岁，体重已经达到1.1吨了。再有两年，起码可以达到1.8吨。上场比赛时，对手一看长得这么彪，先就被夸退了，嘿嘿。”安之阿各仿佛已经看到比赛场上咕噜夫一耀眼的风采。

苗子好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饲养和训练。安之阿各每天除了领着牛群、羊群放牧，让它们吃饱喝足晒太阳补充钙质，还会时不时给咕噜夫一开小灶。到秋冬季，他会早早地备好草料，“比照照顾娃娃还劳心费神。一年下来，光饲料就吃脱我一万多块钱了。”安之阿各说。

光长个儿是拿不了冠军的。为训练咕噜夫一的体能和爆发力，安之阿各想到一个虽笨拙却很有用的办法。他在咕噜夫一的

脖子上套上两个大轮胎，上边压上大石磨，然后吆喝着它反复爬陡坡。“等练出来，它连房子都背得动。”安之阿各骄傲地说。

个头有了，体能有了，战斗的技能才是决斗场上能否取胜的关键。为训练咕噜夫一的“斗技”和好胜心，安之阿各在一轮又一轮的实训中，可谓煞费苦心。他琢磨出一套训牛五技，分别是“碰、抵、顶、挖、捧”。

在训牛场，咕噜夫一在与陪斗牛的对战中，一次又一次被摔倒，一次又一次站起来。一旦战胜对手，安之阿各便马上兑现奖励，投以玉米、黄豆之类的精饲料，咕噜夫一变得越来越勇猛。

安之阿各是普格的名人，不仅在于他养了一头准冠军牛，还在于他合作投资300万元买了一块地，建了四川省第一个商业化斗牛场，成立了民风民俗表演团，拿到了正式的营业执照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有了这个斗牛场，就不用再外出打工，既能照顾家里，还能在家门口挣钱。”没想到，眼前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大叔，竟有着这样的格局、气魄和开拓精神，我暗暗为他竖起大拇指。

“我巴不得我的咕噜夫一能早点上战场啊。”安之阿各将深情的目光转向正低头吃草的咕噜夫一，咕噜夫一也回眸看看主人，表达着他们之间的默契。

放牛

□宛建勇

我家要养牛了。这件事，父亲和母亲已经商量了好久，就像拉锯子一样，来来回回好多趟，总算定下来了。

买回来的是一头黄毛小牛犊。父亲特意给这个家庭新成员修了新房，这样它就可以躺在里面悠闲地吃稻草，做美梦，免受日晒雨淋之苦。有了这头小牛，我就成了放牛人。

父亲特别交代我，要好好放牛，猪羊鸡鸭养来是供人吃的，只有牛是来帮咱们干活的，所以要把牛养得健康壮壮的，干起活来才有力气。

我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放牛。

牛在圈里憋了大半天，早就不耐烦了。每次我朝它走去，它都急得绕圈子，从左绕到右，又从右绕到左，然后抬头，眼巴巴地往外望，希望我能立刻解掉绳索放它出去。

“去，去，去！”我一边吆喝，一边解绳索。它用脑袋来蹭我，似乎在催促我快点儿。

一前一后走在春天的土路上。牛，昂首阔步；我，趾高气扬。小小的我，有了高大的伙伴走在后面，底气十足。

实际上，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放牛，特别是坝区。一是沿着田间小道，让牛吃沟沟坎坎的青草；其次，是到河滩去，那里比较

舒坦，打一个桩子，把牛往上一拴，自己可以到别处玩儿，等牛吃完了周围的草，再挪一个地方，重新打桩子。

对牛而言，它更喜欢吃沟沟坎坎的草。沟沟坎坎的草，得了充足的水分，长得乱蓬蓬，牛见了就兴奋，长舌头伸出来，一卷，呼啦一口；又一卷，又一口；嚼得唾沫四溢。偶尔，牛会抬起头来，望望远方，安详自若。

有和煦的阳光，有春天的微风，还有新鲜的嫩草可供尽情享受，我想，这大概就是牛的幸福时刻吧。

牛也会发脾气，偶尔也要小聪明。它在田边吃草，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，但乘你不备，它把舌头一拐弯，一株秧苗就被拦腰截去了。一旦被你发现，它又立刻改过自新，摇着尾巴悠悠然吃起草来。

牛的犟脾气发起来就不管不顾了。你叫它往东，它偏往西，一条牛绳子拉得快断了，也不回头。我家的牛鼻子不经拉(说是沙鼻子)，磨破了，又重新穿过，影响美观。

除了鼻子不好看，它也不太讲卫生。别人家的牛，都在固定的地方拉屎拉尿，它偏不。父亲曾经为此揍了它，它还不服气，眼睛瞪得鸡蛋大，呼呼喘粗气。它大概在心里较劲，我就是不听，你

能咋样？人能跟畜生较劲吗？父亲只得由它去了。

夏天要牵牛去泡水，以防中暑。牛是游泳健将，似乎懂得浮力原理，能一鼓作气游到河对岸去。有一次，我不留神，牛游到对岸偷吃了人家的甘蔗。父亲因此狠狠批评了我一顿，牛也受了惩罚。它似乎懂得犯了错，规规矩矩的，眼里还有泪花呢。

牛喜欢安静，没事的时候，就静卧着反刍。它的嘴巴一下一下磨来磨去，能把食物磨出浆来。因为有耐心，牛才能在耕地的时候，一犁头一犁头地耕啊耕，最后不仅把我家的地耕完了，还耕了村里其他人的地。

如果我也有牛一样的恒心就好了，那样我的成绩一定可以再上一个台阶。

牛在我家生活了六七年。某个冬日的早晨，当父亲打开圈门时，发现牛不见了。那是怎样的慌乱啊，我们四处寻找，也不见牛的踪影，只好报案。我们等待着能早些破案，但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却没有一点消息。

牛丢了，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。许久以来，我一直在猜想我家牛的结局，它是被卖到新主人家继续干活去了，还是被卖去杀掉了？听说牛最通人性，在被杀的时候会给人下跪。想到这些，我就忍不住难过。

那年惊蛰

□胡涛

童年，我上房揭瓦，地窖捉鼠，要多调皮有多调皮。

初春的一天晚上，母亲对我说：“你本分点，明天惊蛰炒虫子给你吃。”我拒绝吃虫。母亲笑了，说：“虫子就是豆豆。”我问：“为啥叫虫子呢？”母亲说：“惊蛰吃了‘虫子’，对庄稼好。”

当我把吃豆豆的消息在小伙伴中发布的时候，他们都羡慕我，争着做我最亲近的伙伴。霎时，我成了“孩子王”，带着他们在院子里疯。

我把10多个小伙伴分成两队，玩打仗的游戏。我们手中需要一件武器，看到三舅公的篱笆墙露出一些竹块，几乎没有思考，我们就扯下来。一人一块，拿在手中挥舞，就像古代的骑士，特别神气。

疯到中午，母亲收工回来，我扔下竹块跑回屋，后面跟着那群玩伴，等着吃豆豆。

“哪个娃儿扯坏了我家墙壁！”三舅公气急败坏地在院子里喊。

母亲赶紧跑出去说：“三爹，是我们家那个捣蛋鬼干的。”

闯了祸，小伙伴都不吱声，望着我拿主意。母亲拾起地上的竹块，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。我撒腿就跑，母亲追不上我，骂了几句，就回屋去了。

小伙伴却围在我家门口，看我笑话。他们知道，我母亲不会迁怒他们。我悄悄绕到屋后，钻进靠墙的玉米秸秆堆里。厨房里传出母亲炒豆子的声音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母亲在院坝里叫我，把我惊醒了。我听见母亲对那些小伙伴说：“来，给你们豆子吃，去把二毛找回来。”我的小名叫二毛，我蜷缩在柴堆里，想象着母亲分豆子给小伙伴的情景，感到特别委屈，止不住抽泣起来。

母亲把饭做好，还不见我的影子，有些着急了。我分明听见父亲在责怪母亲。

母亲沙哑着嗓子说：“这娃儿经不住吓，跑哪里去了呢？”三舅公说：“多大的事啊，我重新编好就是嘛。是不是跑河边去了，莫滚进河里了哟。”

母亲“啊”了一声，就往河边跑。

我暗自好笑，现在才知道着急，活该。就在我得意的时候，院子里闹闹嚷嚷的，仿佛有人说，二毛妈摔伤了。我又听见父亲大声地说，把凉椅搬来。

我突然一惊，妈妈受伤了！我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，钻出秸秆堆，看到几个人正把母亲扶到凉椅上。母亲的脸色酱紫，很痛苦的样子。母亲看到我，扭曲着脸笑了一下。

三舅公拿来麻油递给父亲，父亲滴了几滴在手心，给母亲揉着脚踝。三舅公对我说：“你妈去找你，在河堤上把脚崴了。”

我十分难过，蹲到母亲身边，看到母亲的脚踝肿得像馒头。我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：“妈妈，我错了，打我吧。”

母亲说：“没啥。”摸摸我的头，她又说：“炒豆在灶台上，去吃吧。”

我哪里还有心思吃呢？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给母亲包扎脚踝。

父亲忙完后，母亲轻松了许多，扶着凉椅站起来说：“惊蛰犯小人，找几张纸来，打小人。”我赶紧起身，拿出一张养蚕用过的纸，递给母亲。母亲剪了几个小纸人，扔在地上，叫我用鞋底打。

我以为母亲脚崴了是小纸人在作祟，便狠狠地抽打。父亲微笑着，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抽打纸人，母亲在旁边说：“打打小人头，滚到山后头，不要再回头，蛇虫跟起走。”

母亲念完后说：“吃饭去吧。”看到母亲一颠一颠地往屋里走，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。

这以后，母亲常说：“那个惊蛰像炸雷，把二毛惊醒了，懂事了。”我听了，心里喜滋滋的。